

古韵犍为文学丛书

那些时光

灵悦轻歌

著



岁月千年，也许忧虑，也许失落，也许期待，也许曲折，它们一样咧着嘴笑着，很大真很执着。即使百转千回，依然有春天般的笑声，依然洋溢着青春的活力。

黄河出版社

那些时光

灵悦轻歌 著

黄河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孙华锋
封面设计：品宇文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些时光 / 灵悦轻歌著. — 济南：黄河出版社，
2015.9

(古韵犍为文学丛书 / 段礼富，徐澄泉主编)

ISBN 978-7-5460-0744-1

I. ①那… II. ①灵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5289 号

丛 书 名	古韵犍为文学丛书
主 编	段礼富 徐澄泉
书 名	那些时光
著 者	灵悦轻歌
出 版	黄河出版社
发 行	黄河出版社发行部
社 址	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
发行电话	(0531) 82058166 82904707
编辑电话	(0531) 51687208
印 刷	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
规 格	880mm×1230mm 1/32 6 印张 14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1000 册
书 号	ISBN 978-7-5460-0744-1
定 价	30.00 元 (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)

／ 目 录 ／

第一辑 梦里山河

- 清溪，古典的清溪 / 3
遇见柳江 / 6
千古清音，此番心情 / 9
伏虎寺春行 / 12
竹韵三叠 / 16
千颗螺蛳下海 / 22
水墨情怀的岷江 / 25
岷江河畔，春意阑珊 / 28

第二辑 芳菲未尽

- 繁 花 / 33
想念秋意阑珊的荷 / 36
与荷相约 / 39
青青荷塘 / 42
好一朵茉莉花 / 45
古榕树 / 51



- 只有香如故 / 55
点点梅花 / 58
彼岸芦花 / 62
野菊花 / 65
阳光下的银杏树 / 68
丹桂飘香溢满怀 / 71
那花，叫做虞美人 / 74

第三辑 那些时光

- 玻璃杯里的茶色人生 / 79
春天茶已香 / 82
我把窗帘打起来 / 85
闲坐肖公嘴 / 87
和着阳光的味道泡茶 / 90
梦中的莲蓬 / 93
漫步成都宽窄巷子 / 96
桃花依旧笑 / 98
小小院子 / 101
百遍旋律，百种心情 / 103
今夜，月满西楼 / 107
阴雨的下午 / 111
暮 色 / 113

第四辑 诗意黄昏

- 这一天，阳光明媚 / 117

水上月光 /	119
鱼缸里的世界 /	121
凌云朝圣 /	124
感恩的日子，安静地想起 /	127
记忆中的紫桑椹 /	129
亮水沱·桐花·嘉阳小火车 /	132
黄昏，一个小瞬间 /	134
黄昏，小院闲坐 /	136
闲游和垂钓 /	138

第五辑 当年明月

诗意的不仅仅是一本书	
——阅读诗集《诗意犍为》 /	143
母亲住过的房子 /	146
炒豌豆里的快乐 /	150
故乡那片竹林 /	153
诗意浮在月光里 /	156
我爱我家 /	160
山水折叠的乡情 /	163
芙蓉花开总相随 /	167
人生路上，我与你们结缘	
——我和书的故事 /	170
在水之湄 /	173
我为母亲买布鞋 /	176
乡下“吃泡汤” /	179
魂牵梦萦云峰山 /	182



第一辑

梦里山河



清溪，古典的清溪

清溪，古典的清溪。

我曾在李白的诗歌中读到过清溪，那是夜色中依依惜别的清溪，是浪漫诗人用来当枕头做梦的清溪，闪着诗歌的翅膀，缥缈得满是仙气；我在人们的龙门阵中听到过清溪，那是传说中有“九宫十八庙”的清溪，是想象中商贾往来、舟楫穿梭的清溪，是故事里的清溪，县志里的清溪，隔着时间的墙，不可触摸；我曾在众多摄影爱好者的图片中看到过清溪，那是线条和色彩中的清溪，是画刊书页里的清溪，远得没有生气。

其实，我也曾来过清溪，也曾写过清溪，那都是朦胧着的清溪，是浮光掠影的清溪，我只是一缕偶尔擦过的风，贴着它的边缘。清溪啊，是我的一个疑惑，一个神往，更是一个传说和一本未曾翻阅的线装书。

清溪，古典的清溪。最具古典气息的当数有川南特色的四合院。今天，我走进清溪，走进这个古典味浓厚的清溪，真正踏进这些典型的川南四合院落，真正触摸到清溪的肌肤，才有了一种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惊喜感，才知道人们为什么那么津津乐道于清溪的一切。

清溪，你是一段美丽的河。当你从大山深处一路奔波而来，一头撞入杪楞树盘桓的古老天地，便驯服了。安详、平缓、从容，找到了归宿。你用清澈透明的处子之心轻轻地靠近一个古老的小镇——清溪镇，为它梳洗打扮，为它养育后代，为它连



通四方商贾，传递往来信息；洗去清溪儿女的汗水泪水，洗亮他们的眼睛和人生。用茉莉花的清纯作为点缀的饰物，让古榕树的浓荫撑起一片清凉，用无数的传说和故事丰富着这些四合院和四合院里的真实生活。

清溪，是一个镇。站在清溪镇的制高点，俯瞰全貌，不用说边缘地带拔地而起的那些高楼，只看保存完好的古镇片区：青瓦的房顶层层叠叠延伸到远方，一个一个毗邻接肩的四合院形状分明，一方方石砌天井规范整齐，一条条小街纵横交错。角落偶尔一个飞檐，那应该是遗留下来的庙宇的残迹；突然伸起一截枝条，那是古榕树嶙峋沧桑的身影。清溪古镇，整个儿一幅川南民俗风情画。

走了十多处古民居（据说有 150 处），如像走迷宫一样，如果不是有解说员带路，我是走进去而不知道如何走出来了。这里一道残留的围墙，可能围着一个传说；那里露出一个门楣，正诉说着一个故事；穿过一条石板小径，转头又是一番别样风景。幽深的庭院，古朴的天井，木板的门面，雕花的吊檐，镂空的窗花，浮雕的云凳，木柱的栏杆，这些残存着古典气息的画面，让我想起古人的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的诗句。难怪有人说这里是“川南民居博物馆”。

走进众多的四合宅院。斑驳的木板上布满岁月的沧桑，但是也掩盖不住曾经的韶华。依稀可以窥见繁华的影子，可以猜想这些木结构的四合院里曾经的春光，曾经的富庶，曾经的欢笑。灿烂的阳光正从通气得天窗漏进来，洒在不积尘的横梁上。有人问，为什么有些梁上不积尘？原因虽然大约是那房屋特别的穿斗型构架使然，但我总觉得应该是一种干净醇厚的民风的体现。天井旁，刻有浮雕的石凳，还记得主人当年上马而去，去到昭通或者更远的地方回首留恋的目光么？绣花楼上，娇柔的富家小姐是在窗下绣枕头、读《诗经》，还是眉头轻皱，思念曾有一面之缘的落魄书生？门楣上曾经的那棵玉白菜呢，是



不是移植到天国去了？

走到一家老宅子，惊喜地发现陈旧的墙壁上贴着大小鲜艳的剪纸：古朴的，秀雅的，传统的，时尚的。我问：“怎么突然冒出了这么些剪纸？”屋子的主人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女子，她说这些都是她的儿子的作品，而且是一个在读的大学生。据说是自学成才的，还参加过国际大赛。古老的屋子里贴上这些传统而鲜艳的剪纸，似乎在再现着某些传统的东西，似乎又带来些新的信息。

曾经的清溪镇，商贾云集，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而今，许多保存完好的四合院里，大多是沧桑的白发人守着老家业。年轻的一辈已经走出去了，求学，打工，做生意，有不少已经学有所成，事业蒸蒸日上，但老一辈却还舍不得这个土生土长的地方，他们过着淡定的日子。这不，我们刚刚走到三圣宫，就闻到一阵诱人的香味，一家住户正在手工制作小小的麻饼，有一个回乡老者刚刚靠近那饼子摊，主人家就说：“你尝尝吧，地道正宗的家乡风味。”我们也忍不住买上两个，感受一下清溪土特产的风味。同来的一位老师如数家珍似的说：“清溪镇的小吃可多了，叶儿粑、羊肉汤、豆腐脑、扇面、豆沙饼……”走在小街上，看到这里三五桌，那里一大排，都是老式的四方矮桌子，周围围着三五个或者更多的人，神情悠闲地喝着盖碗茶，扯着“贰柒拾”纸牌，惬意非常。那份休闲，估计是很多人向往的。

我这次来，主要是走访清溪最具传统特色的“四合院”建筑，而我向往中的“犍为八景”中的三景——清溪渔唱、沉犀秋月、云亭晓烟，还有颇具现代气息的蜀南茉莉花基地，却没有机会去实地看看。留下这份遗憾也好，弥漫着茉莉花馨香的清溪古镇，那份神秘，将诱惑着更多远方的朋友来探古访幽。

遇见柳江

让时间慢下来，或者回到曾经。柳江，我便与你相遇。

夜，很朦胧；灯影摇曳，轻浅的水，似一阙慢词，某些闪亮的词根在扑朔迷离中放着光芒。

古老的榕树，虬枝横斜，探出简洁的影子，如一个陷得很深的恋人，走了许多弯路，却仍然要等到我，约会那一缕绝尘的相思。

月在树上假寐，叶在树上荡秋千，影子在树下徘徊，和着我们的脚步；流水就在身旁，我猜想，它也是欣喜的样子。

第二天早晨，阳光漏过窗帘，屋子里光亮起来，我早早地起床。

大门外，“烟雨柳江，千年古镇”是闪烁的红色字体。没见到烟雨中的柳江，感受的是晨雾中的柳江，阳光下的柳江，一样的诗意盎然。

“古榕圣境”。岁月的沧桑为它写满了斑驳的印记。

阳光，八百年宛在的阳光，欢愉地跳跃在枝头，雏鸟一般隐约着金色的鸣叫，花朵般盛开。

“烟雨”人家，吊脚木楼，“美人靠”围栏，如一枚深赫色的核，击中了我内心的灵感，潜藏的文字瞬间明媚起来。

柳江，谁痴心不改的恋人？八百年风雨洗涤，依然凭栏而倚，望日出东隅日落黄昏，听青黑的瓦楞中野草和云烟一轮又一轮拔节的声音。

庭院，幽深的庭院。雕楼画栋，朱颜未改。土缸土罐铸就的花盆，茶花几朵，开到极致或者半羞半绽。那花盆疑是明清时的一枚青花流落到此，禅坐在角落，如出世清修的人，等待知音。夜的露并没有散尽，阳光下，如悬垂的珍珠，在茶花的尖端，欲落未落，似深刻的寓意。我轻轻地移步，不敢打扰。

树下，参差的小屋，蜿蜒的石阶，飘飞的老字号酒旗，韵味无穷。远近高低，或明或暗，光移景转。不知不觉间，就染成艺术家画布上沧桑的画卷。

看着它们，如见到亲切的老祖母，如听到故乡老屋乡音很纯地呼唤我的乳名。一缕光线正从古树和老屋的缝隙间漏下来，斜打在临溪的美人靠上，宛似一盏盛开的莲，成为我的仙座。缓缓地，我的灵魂就要升华到净土，内心细碎的愉悦弥漫开来，无遮无拦，似要覆盖这柳江的“柳”，这柳江的“江”。

秋霜，仍然一粒粒，挂在古旧的屋檐。告诉我们：秋意阑珊。那些潮湿的岸，潮湿的石壁和台阶，青苔点点，它们不再寂寞，因为有了探望的人；三两朵野菊，白色的野棉花，一杆芦花，期待我取出囤积多年的文字梳妆打扮它们的人生，当然还有我的心情。

柳江最浓重最盛大的是花溪水的舞蹈。

花溪，我不知道它的源头，有人说那是峨眉仙山的血脉（其实不是），干净而晶莹。纯净的情怀，穿过山的险，路的远，如集队出征的勇士；似离了瑶池仙境的琼浆。其实，应是离家出游的农家小儿女，轻松地嬉戏，随性地调皮，哗哗哗哗，叮叮咚咚；或者潺潺地，缓缓地，优雅而娴静。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那蛇形的堰坎，如像在水的腰上松松地扎了一条白色的练，水的所有步伐就灵动起来，舞姿就活跃起来。

秋的凉意使我只能临水而视，不能掬水而欢。那么，最撩拨人心的就是从那些石墩上过河了。无数过河者如舞者一般，为水而舞，与水共舞。白花花的流水成为了舞者的平台、帷幕



和伴奏。那是怎样一种让人心动的场景啊。太阳鸟拍打着金色的翅膀，我们的长发上跳动点点金色。岚雾在退出舞台之前，用最后的一角纱衣勾住我们的肩头。依恋，埋下伏笔，它的深情是一首恋曲。柳江，是它永远不舍的爱情。我们，在那蜿蜒的石堰上舞成了别人的风景和内心的春天。

花溪水的香，花溪水的清，花溪水的活泼和温柔，请你在浇灌了这柳江的媚之后，也把我融化成直立的水吧。愿我的身体里涛声一片，文字里吟哦声声。

不能忘记那条古老的石船。据说，从清代就一直泊在这里，安静而淡定，看云起云落、水来水往。

它是前途迷茫，被搁浅在理想的半途么？它是粮草不足而停滞了脚步么？它是风浪太大，帆举不定么？

不！都不是。

是烟雨柳江这蜀地的女儿多情的眸子，勾住了它闯荡江湖的脚步。

是烟雨柳江那清醇的米酒醉了撑船的汉子，一醉就醉了数百年。

是烟雨柳江的“九大碗”、花样草鞋、迷离灯影……牢牢地挂住了那根纤纤缆绳。

据说，“船”的主人是一个画家，他在船头修筑了一间宽大的画室，四壁都悬挂了柳江的山水烟雨。不知道他的江岸是不是江枫似火，风光旖旎？那些行走在宣纸笔墨中的烟雨是怎样浸染着这柳江的妩媚？

还有那一抹月色呢，那一声竹笛呢，那一个浪漫多情的水墨故事呢，那些勤劳朴实的乡里乡亲呢？

他们，都会如我一般：遇见这别样的柳江。

千古清音，此番心情

“双桥清音”，是峨眉山清音阁最柔媚的一张笑脸，最婉约的一个姿态，最韵味悠长的一支恋歌，堪为大自然的绝唱。

午后。清音阁旁，听涛轩。脚下是沿山谷而下的白龙江。远处，瀑布如丝如缕，如带如绸；近处，溪水清澈明净；桥下，水声轰然。于是，品茶，观风景，听天籁之音。

山上，树木茂盛，郁郁苍苍，水气弥漫其间，那景致真是美不胜收。蕨类的草蔓生着。大小的蝴蝶翩然飞舞，有一只想要落脚到我茶杯的沿上，却又欲停未停地飞开去。突然，竟发现那是一只小小的枯叶蝶。枯叶蝶是峨眉山上的珍稀蝶类，现在很少了，今天居然来和我相约。一棵树枝从河对面斜伸过来，与我那么近。似要与我相握，相携。高处的烟云时而聚拢，时而散开去，一会把山头隐约遮住，一会又缠在山腰，一会游到山的肩头，攀着挂着，飘来荡去。它们是那么的温柔多情，又活泼调皮。整个峨眉山似乎成了它们表演的舞台，也是它们悠闲散步的庭院了。我一直想，它们如此留恋这一片神奇的灵山秀水，是不是也有“朝为行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”的缱绻缠绵呢？

山上那些深深浅浅、牵牵挂挂的绿，缠着树的腰，攀着山的背，只有它们，才是这个灵秀之地的主宰者。近处，苍劲的桢楠木，树叶已经绿得浓了，发出幽幽的香；它们的脚下是紧伏在山上的蕨草，翠绿，是山美丽青春的衣裳；树上，挂着一

些藤蔓，或深或浅的绿，有一些紫色、暗红色点缀着，微风轻吹，便随之飘荡起来。山间湿度大，叶子们都像刚洗过，一掐，绿色就会溢出来，藏也藏不住。远方，此处有一丛浅绿，彼处有一丛深绿，处处都是入画的一景，每枚叶片都蕴涵了一首隽永的诗；整个山峦又如一幅大写意，绿是主色调，深浅相宜，层林尽染，一片溢出来的诗情画意。

再说说那些声音吧。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才能领悟到什么天籁之音。

最悦耳的是那些水声了。滴滴答答发出清脆声响的，是从溪边树上落下的水滴，像极了调皮的小孩儿在打水战；潺潺的，是平缓处的流水，像优雅女子在散步，也许是衣袂飘飘的白娘子呢，是不是她正从杭州西湖的断桥上回来，轻踩了溪水回白龙洞修炼？浑厚低沉而又充满力量的，是急湍处的流水撞击岩石洞穴发出的回响，如万千面皮鼓在我所处的亭子下快敲徐击。又如白蛇青蛇在打斗时发出的鸣响，龙吟虎啸般，有一种突围的欲望。这些流水，常年这样奔泻，不知疲倦地，自高处会聚到这里，再这样冲刷下去。它们洗刷了山的肌肤，草的身子，树的衣裳；它们和着云的漫步，雨的急奔，风的柔情蜜意，欢笑着，跳跃着，喘息着，向牛心亭跑来，又跳下山涧，扑向牛心石。那块黑糊糊的奇石有什么无法抗拒的神奇力量，吸引了黑白两涧的水长年累月乐此不疲地哗哗奔涌而来？

溪涧里的弹琴蛙是出名的，蛙鼓之声是这里的一绝，但此时不能听见。

听得十分真切的是各种昆虫的声音，尖利而细长，甚至高八度。蝉的鸣叫最不知疲倦，牵牛虫的叫声也夹杂在里面。那些高音，即使经过训练的歌手也很难高抛上去吧。听到这些蝉鸣虫叫，不由得让人想起别人曾引用过的刘鹗的《老残游记》里那段写“明湖湖边美人绝调”的句子，说王小玉唱曲到高处时，“忽然拔了一个尖儿，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，几转之后，又



高一层，接连有三四叠，节节高起。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。”于是，我浑身抖颤了几下，汗毛都竖起来，那声音似乎要浸入骨髓。

侧耳聆听，那些清脆婉转、和谐悦耳的是各种鸟鸣声。时高时低，时长时短，时大时小，时断时续。像钹儿铙儿的敲击，像丝竹弦管的应和，像几十上百种乐器在奏鸣。抑扬顿挫，入耳动心，缠绵不绝。其中也偶尔能分辨出一些熟悉的鸟鸣声，它们夫唱妇和，或者情侣对歌，情意绵绵，羡煞游人。游人多的时候，这些鸟们大多隐藏了它们的形迹，此时，却也有几只在我对面的树枝上跳跃张望，然后又轻轻一跃，飞入树林不见了。

这时候也能听到佛堂里传出来的悠扬的梵音。这样的音乐，似乎有慑人魂魄的感召力，使我情不自禁地宁静下来，进入空灵状态。似乎，自己要踩着一些云朵，升入天堂似的。

“峨眉天下秀，最秀是清音。”这一切不能不叫人感叹“双桥清音”的佳处了。

起身俯瞰不远处那些匆匆下山的人群，他们走得如此匆忙，脸上荡漾着满足和幸福，似乎已经把这些美丽的风景和天籁之音收到了行囊里。有几个人在牛心亭小栖片刻就扬长而去，丢下奔腾不息的流水和越来越孤单的黄昏，还有我这个迟迟不肯归去的听涛人。

不如归去吧。这不识人间烟火的味道，难道是我等凡辈能品的么？也许那些匆匆下山的人们更明白人生的真谛，更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天籁之音，于是，回到属于自己的红尘，去历练，去奋斗，去描绘人生的风景。